

# 胡適與溥儀一段緣

喬家才

## 胡適博士會見溥儀「皇上」記

五十多年前，聽說胡適之先生曾經親朝覲過宣統皇上溥儀，並且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禮，稱呼溥儀為陛下。我就絕不相信會有這種怪事，一定是反對胡先生的人造的謠言。因為胡先生是代表新的，進步的。他是有新思想，新知識的人，他主張用賽先生和德先生來改造社會，挽救國家。德先生就是指民主政治（Democracy），怎麼會去朝覲一個舊的，專制的，早已被推翻的滿清末代皇帝呢？這個皇上在紫禁城故宮圈子裏仍舊過他的帝王生活，用的是宣統年號，維持着滿清王朝的一切制度。而且這個皇上還被張勳利用過，在北京城裏鬧過復辟，幾乎使他成了民國的大罪人，送上斷頭台。

寫成這篇「胡適博士會見溥儀皇上記」。因為胡先生當面叫溥儀皇上，所以用了「溥儀皇上」四個字。

### 故宮裝電話的風波

溥儀十五歲那年，民國十二年，聽他英國師傅（老師）莊士敦說電話很有用處，他又聽他的弟弟溥傑說，他父親王府裏也已經安裝了一部電話，於是命內務府給他在養心殿裝電話。內務府怕裝上電話，他可以和外界自由聯絡，不好再控制，再欺騙，極力反對，要溥儀的師傅們和他父親出來阻止。他們唯一阻止的理由，就是祖制向來沒有。祖宗不用這種西洋的奇技淫巧的電話。

溥儀十五歲那年，民國十二年，聽他英國師傅（老師）莊士敦說電話很有用處，他又聽他的弟弟溥傑說，他父親王府裏也已經安裝了一部電話，於是命內務府給他在養心殿裝電話。內務府怕裝上電話，他可以和外界自由聯絡，不好再控制，再欺騙，極力反對，要溥儀的師傅們和他父親出來阻止。他們唯一阻止的理由，就是祖制向來沒有。祖宗不用這種西洋的奇技淫巧的電話。

胡先生治學的精神是拿證據來，法院審判案件也是根據人證物證。現在給胡先生戴上一頂私通滿清皇上的帽子，空口說白話，沒有證據，是不能令人相信的。想不到胡先生逝世以後，這件事得到證實，有了真憑實據。就是胡先生在世，恐怕也無法加以辯正，無法否認，因為那是溥儀自己說的話呀！

「宮裏的自鳴鐘、洋琴、電燈，都是西洋玩藝，祖制裏沒有過，不是祖宗也用了嗎？」溥儀舉出事實，問得他們啞口無言。於是又想出一個不成理由的理由，說道：

六十二年二月在坊間讀到一本溥儀自傳，溥儀敘述他兒時在故宮的生活，和做偽滿洲國傀儡的情形，相當逼真細膩。胡適博士不祇和他見過一次面，而是兩次，現在根據溥儀自己的敘述，

「外界隨意打電話，冒犯天顏，豈不有失尊嚴？」

「外間的冒犯，我從報上也看了不少，眼睛看和耳朵聽不是一樣嗎？」

當時報紙常常登載清室變賣古物，或者和各省要人們來往的消息，內務府關諸聲明，溥儀據此加以反駁。他父親戴禮口才不好，不會說話，

他要阻撓，溥儀問他：

「王爺府上不是早安上電話了嗎？」

「那是，那是，可是，可是跟皇上不一樣。這件事還是過兩天，再，再說……」戴禮這樣說。

「皇上怎麼不一樣，我就連這點自由也沒有？不行？我就要安裝！」溥儀說完，回頭叫太監：「傳內務府！今天就給我安裝電話！」

「好，好，」戴禮說：「好，好，那就安……」

### 溥儀召見胡適博士

養心殿裝上電話，隨着電話機，電話局送到一本電話簿，溥儀高興極了。他自己描寫說：

「翻着電話本，想利用電話玩一玩。我看到京劇名演員楊小樓的電話號碼，對話筒叫了號。一聽到對方回答的聲音，我就學着京劇裏的白腔調念道：『來者可是一揚——小——樓——呵？』」

「我聽到對方哈哈大笑的聲音，問：『你是誰呵？哈哈……』」

「不等他說完，我就把電話掛上了，真是開心極了。接着，我又給一個叫徐狗子的雜技演員開了同樣的玩笑。又給東興樓飯莊打電話，冒充一個什麼住宅，叫他送上一桌上等酒席。」

「這樣玩了一陣，我忽然想起莊士敦剛提到的胡適博士，想聽聽這位『匹克尼克來江邊』的作者，用什麼調兒說話，又叫了他的號碼。巧的很，正是他本人接電話。」

「我說：『你是胡博士呵？好極了，你猜我是誰？』」

「你是誰呵？怎麼我聽不出來呢？……」

「哈哈，甭猜啦，我說吧，我是宣統呵！」

「宣統？……是皇上？」

「對啦！我是皇上。你說話我聽見了，我還不知道你是什麼樣兒。你有空到宮裏來，叫我瞅瞅吧！」



民國十二年打電話和胡適開玩笑的溥儀，胡適竟然天真的稱他為皇上。

我這無心的玩笑，真把他給引來了。據莊士敦說，胡適爲了證實這個電話，特意找過了莊士敦，他沒有想到真是皇上打的電話。他連忙向莊士敦打聽了進宮的規矩，明白了我並不叫他磕頭，我這皇上脾氣還好，他就來了。不過因爲我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也沒叫太監關照一下守衛的護軍，所以胡適博士走到神武門，費了不少口舌也不放通過，後來護軍半信半疑請奏事處來問了我，這才放他進來。

「這次由於心血來潮決定的會見，只不過用了二十分鐘左右時間。我問了他白話文有什麼用，他在外國到過什麼地方等等。最後爲了聽聽他對我的恭維，故意表示我不在乎什麼優待不優待的。我很願意多念點書，像報紙文章上常說的那樣，做一個有爲的青年。」

「他果然不禁大爲稱贊，說：『皇上真是開明，皇上用功讀書，前途有望！前途有望！』」

「我也不知道他說的前途指的是什麼。他走了之後，我再沒費心去想這些。沒想到王公大臣們，特別是師傅們，聽說我和這個新人物私自見了面，又像炸了油鍋似地背地吵鬧起來了。」

溥儀自傳敘述證明五十多年前謠傳胡適之先生朝覲宣統皇上三跪九叩首不確實，也證明並沒有稱陛下，祇稱皇上。皇上是一般奴才，王公大臣的稱呼，胡博士如此稱呼合式不合式，那就值得研究了。不過溥儀對胡博士和對楊小樓、徐狗子一樣開玩笑，想聽聽他的聲音，瞧瞧他的模樣，胡博士却認起真來，真有點那個。

### 胡適博士關心溥儀

民國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直系政權，拖吳佩孚，三十日黃郛兼代國務總理。十一月五日黃郛內閣修正清室優待條件五條，第一條，大清宣統帝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權利。把溥儀趕出紫禁城，再不能在小圈裏面稱孤道寡了。

不管馮玉祥在歷史上的評價如何，這一件事是千真萬確，值得贊揚的。據溥儀說，胡博士公開發表過一封給王正廷的信，反對武力脅迫修改臨時條款。所以胡博士第二次朝覲溥儀皇上不是召見，而是關心，自動去朝覲的，請看溥儀敘述經過：

「不久之前，我剛從報紙上看到胡適一封致王正廷的公開信，表示了對於以武力脅迫修改優待條件這種行爲的義憤。雖然陳寶琛仍然把他視同蛇蝎，但鄭孝胥已經和他交上了朋友，有些遺老也認爲他究竟比革命黨和國民軍好。他走進北府，沒有受到阻攔。我見到他，表示了歡迎，並且稱贊他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說：『這在歐美國家看來，全是東方的野蠻。』」

「胡適這次見我，並不是單純的慰問，而是出於他的關心。他問我今後有什麼打算，我說王公大臣們都在活動恢復原狀。我對那些毫無興趣，我希望能夠獨立生活，求些學問。」

「皇上很有志氣！」他點頭稱贊。『上次我從宮裏回來，就對朋友們說過，皇上很有志氣。』

「我想出洋留學，可是很困難。」

「有困難，也不太困難。如果到英國，莊士敦先生可以照料。如果想到美國，也不難找到幫忙的人。」

「王公大臣們不找我，特別是王爺。」

「上次在宮裏，皇上也這樣說過，我看，還是要果斷。」

「民國當局也不一定讓我走。」

「那倒好說，要緊的還是皇上自己已下決心。」

「儘管我對這位新人物本能地懷着戒心，但他的話確實給了我一種鼓勵。我從他身上感覺出，我的出洋計劃，一定可以得到社會上不少人的同情。因此，我越發討厭那些反對我出洋的王公大臣們了。」

黃郛內閣修正優待條件，最要緊的就是要宣統永遠廢除皇帝尊號，我們主張用賽先生和德先生治國平天下的胡博士口口聲聲叫溥儀「皇上」，是什麼意思？百思不解。

### 鹿鍾麟和胡適比較

執行驅逐溥儀離開紫禁城的是鹿鍾麟，他帶了二十名手槍隊，限溥儀三小時內搬出故宮。我們看溥儀自己描寫這宮情形吧：

「紹英回來了，臉色比剛才更加難看，哆哆

嗦嗦地說：『鹿鍾麟催啦，說，說再限二十分鐘不然的話，……景山就要開炮啦……』

「其實鹿鍾麟只帶了二十名手槍隊，可是他這句嚇唬人的話，非常生效。首先是我岳父榮源嚇得跑到御花園，東鑽西藏，找到了躲炮彈的地方，再也不肯出來。我看見王公大臣都嚇成這副模樣，只好趕快答應鹿鍾麟的要求，決定先到我父親的家裏去。」

「這時國民軍已給我準備好汽車，一共五輛，鹿鍾麟坐頭輛，我坐第二輛，婉容和文綉、張璧、紹英等人依次上了後面的車。車到北府門口，我下車的時候，鹿鍾麟走了過來，這時我才和他見了面。」

「鹿鍾麟和我握了手，問我：『溥儀先生，你今後は還打算做皇帝，還是要當個平民？』

「我願意從今天起當個平民。」

「好！」鹿鍾麟笑了，說：『那麼我要保護你。』

「又說：『現在既是中華民國，同時又有個皇帝稱號，是不合理的，今後應該以公民的身份好好為國效力。』

「張璧選說：『既是個公民，就有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將來也可能被選做大總統呢！』

「一聽大總統三個字，我心裏特別不自在。這時我早已懂得『韜光養晦』的意義了，便說：『我本來早就想不要那個優待條件，這回把它廢止了，正合我的意思，所以我完全贊成你們的話。當皇帝並不自由，現在我可得到自由了。』

「這段話說完，周圍的國民軍士兵都鼓起掌來。」

我把鹿鍾麟和溥儀的對話錄出來，和胡博士同溥儀的談話比較一下。

一個叫溥儀先生，一個叫皇上。一個說既是中華民國又有個皇帝稱號就不合理，一個說皇上前途有望。一個是思想單純的軍人，一個是學問淵博的博士。我們比較以後，真為讀書人慚愧！慚愧！

## 編輯報告

編者

△旅美青年學者廖作昭先生的「留美雜感」，記述考取公費留美在美國海軍研究所進修的心得觀感以及出國旅遊經過，生動翔實，是一篇報導文學中的佳作。

△本誌(8)期3頁圖照說明應為「朱紹良(中)與陳誠(右)晏道剛(左)西安事變後合影」。故副總統陳誠將軍生前曾親書「西安事變余等同被亂軍幽禁於西安金家巷仁壽里五號亂軍對余三人監視特嚴請余三人之生命在掌中」於二月二十六日領袖旋京余等隨而解禁在幽室中攝影以留余三人同生死共患難

之紀念云，陳誠、朱紹良、晏道剛一經蔣聞鵬女士來函說明特為補正並向蔣女士致謝。喬家才先生所著「關山煙塵記」一書，經香港美江大學研究院學術評定為我國抗戰以來最佳報導文學著作，並通過授以名譽文學博士學位，以表揚喬先生對文學上之卓越貢獻。本誌收到吳文蔚先生「評介關山煙塵」大著一篇將於近期內刊出。王成聖教授譯著「中國宰相列傳」已連載完竣，正排印單行本，敬請讀者期待。